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被侮辱 与 被损害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荃 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第一部

第一章

去年，三月二十二日傍晚，我遇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一整天，我都在城里奔波，想找一間寓所。我的旧寓所非常潮湿，我已經开始害上一种病兆的咳嗽病了。从去年秋天起，我就打算搬家，可是一直拖到春天。一整天，我都没有找到一家合適的。首先，我要一間不跟別人寓所夾雜在一起的隔离的房子；其次，我虽然只要一間房子，可是必須是間大的，自然同时还得越便宜越好。我曾經感到偏处斗室，連思想都要受到束縛的。当我在思索一部未來的長篇小說的时候，我老喜欢在屋子里來回踱步。順便說一下，我喜欢思索我的作品和夢想着怎样去寫，往往比实际动筆去寫更喜欢；这倒並不是由於懶惰。到底为什么呢？

一整天我都覺得身体不舒服，到了太陽下山的时候，覺得当真害起病來了。似乎一種熱病襲來。再加上我跑了一整天，也疲乏了。到了傍晚，正在天黑以前，我沿着伏茲尼賽斯基街走着。我爱彼得堡三月的太陽，尤其是在日落的时候，——自然，是在那清朗和寒冷的天气里。整条街蓦地明朗起來，浸浴在燦爛的光綫里。所有的房子好像突然都發射出光輝。它們那灰色的、黃色的和濁綠色的色調一下子都喪失了它們的所有的幽暗色彩；彷彿一个人的灵魂突然明朗了，又彷彿一个人突然震顫了一下，或者

說，彷彿被什么人用肘子推了一下似的。这就產生了一种新的景色，一串新的思想……一道太陽光，竟能对人的灵魂發生这样的作用，这真是不可思議啊！

可是太陽光消失了；寒氣更強烈起來，冻得人的鼻子發酸；暮色更濃了；煤氣燈光从店舖里閃射出來。当我走到那个开糖果店的繆勒的門口时候，我突然楞住了，向街的那边注視着，彷彿預感到什么意外的事情要落到我的身上；就在那一瞬間，我看見街对面那个老人和他的狗。我記得很清楚，当时有一种不快的感觉捉住了我的心，可是又說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是一个神秘的人。我簡直不相信預感和預兆，可是在我一生中却有过一些相当費解的經歷，这种經歷也許很多人都有过。譬如这个老人吧：为什么我和他一見之下，立刻就会預感到好像当天晚上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落在我身上呢？不过我正在害病，病中的感觉多半是不可靠的。

那老人弯着身体，迈着滯緩而無力的步子，走向那糖果店，用手杖輕輕敲着人行道，他的兩条腿好像棍子一样移动着，似乎並不弯曲。在我一生中間，我從來不曾碰到过这样奇形怪狀的人，而在这以前每一回我在繆勒的舖子門口碰見他的时候，他总是給我一种痛苦的印象，他那高高的身材，他那僵硬的背脊，他那带着八十歲印痕的死一般的臉孔，他那份脱了線的旧大氅，和复在秃头——上面只剩下一撮不是灰白色却是黃白色的頭髮——上的那頂至少有二十年歷史的破圓帽，以及他那似乎沒有目的，却像是被彈簧推动着一般的一切动作，——無論甚么人第一次碰到他的时候，都不免大吃一惊。看到一个活过了自然的寿数的老年人孤另另的，沒有一個人照顧他，尤其是他好像是一个从看守人那里逃出來的瘋子，这实在叫人驚訝。他那出奇的消瘦也使我吃

驚：他几乎就像沒有肉体一样，除了皮包骨头以外，彷彿一無所有。那双好像嵌在藍眼圈里的大而無光的眼睛，永远筆直地盯着前面，从不望一望兩旁，也从不瞧瞧甚么——我敢这么說；他虽然看見你，可是他却会筆直地向你走過來，彷彿他前面就是一塊無物的空間。这样情形我看到过好几回了。他最近才在繆勒的舖子門口出現，老是帶着他的那条狗，沒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从哪里來的。繆勒的舖子里那些顧客，誰也沒有心思去和他交談，他也從來不跟他們那一个說話。

“他幹么老是這樣拖着脚步到繆勒的舖子里去呢？他在那兒有什麼事幹呢？”我驚奇地想，站在街的对面，緊緊地盯着他。由於病和疲乏而引起的一种暴躁的煩悶，在我胸中沸騰着。“他在想些什麼呢？”我繼續想。“他頭腦里還有些什麼呢？是不是他還在思索什麼呢？他的臉色是那麼死氣沉沉，什麼表情也沒有。他那條狗從來不離開他，就像是他的不能分离的一部分似的，而且那麼像他，這條可厭的狗，他是從哪里找來的呢？”

那条倒楣的狗彷彿也有八十歲似的；是的，牠一定有那麼大歲數了。首先，牠看來比一般狗都老，其次，我頭一回看見牠的時候，不知怎麼使我覺得，牠和其他的狗不一樣；牠是一條特別的狗；這條狗一定有些什麼奇異的怪誕的故事，牠也許是化身為狗的什麼梅斐斯多斐爾斯^①，牠的命運是以某種神秘的不可知的方式，跟牠主人的命運連結在一起的。看着牠，你立刻會相信，牠吃最後一餐飯，到現在一定有二十年了。牠瘦得就像一架骨骼，也可以說跟牠主人差不離一樣。牠全身的毛幾乎都脫光了，尾巴拖在兩腿之間，光禿禿的好像一條棍子。牠的頭和長耳朵憂郁地向前

① 地獄中的魔鬼。

低垂着。我一生中从不曾见过这样可憎的狗。他倆一塊兒在街上走的时候，主人走在前面，狗跟在脚后，狗鼻子貼着他外衣的邊緣，彷彿黏在那上面一样。他們的步子，他們全部的風貌，几乎像是每走一步都要大聲地叫出來：“我們老了，老了，啊，主呀，我們多老呀！”我还記得，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个老人跟这条狗，該是从加發尼作插圖的霍夫曼^①的書頁中走出來的吧，該是替那書作着活動廣告，漫遊於這人世間吧。

我穿过街道，跟着老人走進那家糖菓店去。

老人在舖子里，行动一向很古怪。繆勒站在櫃台里面，對於这位不速之客進來，近來已經表示很討厭了。主要一点，这位怪客從來不要什么东西。每一回他都一直走到靠近火爐的屋角上，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如果火爐旁边那座位給別人佔去了，他就在那坐着的客人前面帶着驚惶的迷惑站立一会，似乎迷乱地走开，到靠窗的另一角落里。在那里，他揀了一張椅子，不慌不忙地坐下，取下他的帽子，放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又把手杖放在帽子旁边，接着把身体靠到椅子上，他会一动不动地接連坐上三四个鐘头。他从不拿張報紙，也从不說一句話，發一个音，只是坐在那里，睜大眼睛凝視着前面，可是他的眼睛里却含着那样一种空虛的、沒有生氣的神色，人們可以打賭，他對於周圍的事物实际上並不曾看見和听到。那条狗在同一塊地方旋了几个轉以后，就悶悶地在他脚旁躺下來，把鼻子擱在他的兩只靴子中間，發出深沉的嘆息，伸直了身体在地板上躺着，牠也同样地一动不动地躺它一个黃昏，彷彿暫時死过去一般。这会叫人想像到，這兩個生物

① 霍夫曼 (1776—1822)，德國浪漫主义小說家；加發尼 (1804—1866)，法國諷刺畫家。

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整天死死睡着，到了日落才醒过来，只是为了走到繆勒的舖子里来尽某种神秘的不可告人的义务。坐上三四个钟头之后，老人最后站了起来，拿起他的帽子，打算回到什么地方家里去。那狗也站起来，和原来一样垂头拖尾的，用同样迟缓的步子，机械地跟着他主人出去了。舖子里一些老顾客，到后来都开始用种种方法来避开这老人，甚至不愿坐在他的旁边，似乎他惹起大家一种反感。可是他却全然没有注意到。

这家糖果店的顾客，多半是德国人。他们是从伏兹尼赛斯基街的各处聚集到这里来的，大部分是各种工场的老板：木匠，面包师、漆匠、帽匠、马鞍匠，照德国说法，都是些当家长的人。总之这种家长制的传统在繆勒家里是维持着的。这位老板常常走到几个熟悉的主顾那里，坐在他们桌子旁边，于是一定数量的甜酒就喝光了。家里的狗和小孩子们有时也跑出来瞧瞧这些顾客，于是这些顾客就抚弄那些狗和孩子们。他们彼此都很熟，而且彼此都很尊敬。当客人们专心阅读德国报纸的时候，从老板的私室里，传来破钢琴上弹出的“我亲爱的奥古斯汀”的丁冬琴声，这是老板的大女儿在弹奏，那女儿是个有亚麻色头发的德国小姑娘，很像一只白老鼠。这华尔兹乐曲大家都很高兴听。我经常在每月初到繆勒的舖子里去，阅读他那里订购的俄文杂志。

我进去的时候，看见那老人已经靠窗坐着了，那只狗照老样子伸开身体躺在他的脚旁。我坐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作声，心里自己问着：“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在这儿我又没有一点儿事，而且我又害着病，倒不如赶快回家去喝点茶睡觉呀。我到这儿来，难道仅仅是为了来看这个老头儿吗？”我烦恼起来了。“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着，记起刚才在街上看到他时的那种奇怪和痛苦的感觉。而且这些枯燥无味的德国人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这

种古怪的心情有什么意义呢？近來我常常感到，为了一点琐碎的事情便容易激动，妨害我的生活和清楚地观察生活，这种激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位尖锐的批评家在论及我最近一部小说时，已经在他愤激的批评中指出这一点了。我虽然有点躊躇，而且也很感慨，可是我仍然逗留着想没有走，同时，我的病越来越把我制伏住了，我舍不得离开这间温暖的屋子。我拿起一张弗兰克福特报纸，读了一两行便打起瞌睡来了。那些德国人并不打搅我。他们只管读报和抽烟，仅仅每隔半小时左右忽然用低声互相交谈一些弗兰克福特报上的新闻，或者互相说几句笑话，或是引用德国著名才子莎菲尔的一些讽刺警句，之后，他们又带着一种加倍的民族骄傲埋头读报了。

我瞌睡了半个钟头，被一阵猛烈的寒颤所惊醒。实在是不得不回家了。

可是，这时屋子里正在演的一幕哑剧，这又把我拖住了。我已经交代过，那个老人一坐到椅子上，他的眼睛便直直地盯住一件什么东西，整个黄昏都不移动一下。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晦气，受到他那毫无意义的、固执的而实在又一无所见的眼光的凝视。这是一种非常不愉快，而且实在是受不住的感觉，我总是尽快把我的位子掉换一下。而在眼前，作为这老人的牺牲品的，却是一个小个子、滚胖的、穿得很整洁的德国人，那人带着一只摸得很硬的高领，有一付红得出奇的脸孔，他是这铺子里的一个新顾客，一个从里加来的商人，他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叫做亚当·伊凡涅契·休尔兹。他是穆勒的一个要好朋友，但是对于那老人或许多顾客他还都不熟悉，他正在啜着甜酒，津津有味地读着“Dorfbarbier”报^①，忽然抬起眼睛，瞧见那老人一动不动的眼

^① “乡村理发师”，当时的德文报纸。

光直盯着他。这使他老大不高兴。亞当·伊凡涅契和所有的“高等”德國人一样，是个易怒而敏感的人。这样給人家無礼地盯着，在他觉得是奇怪而且是侮辱的。他帶着抑制的憤怒，把眼睛避开那呆蠢的客人，自己嘟囔了一陣，拿報紙把自己遮起來。但是不到五分鐘，他又耐不住从報紙后面狐疑地窺探一下：对方依旧是那样固执地盯着他，依旧是那样沒有意义地在考察他，这回亞当·伊凡涅契还没有作声。可是当同样事情重复到第三次的时候，他可冒火了，他觉得他有义务保卫他自己的尊嚴，在这样高贵的人羣前面不使他們堂堂里加城的威信减低，他也許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代表吧。他以按捺不住的手势，把報紙扔到桌子上，用报夾子猛烈地敲着桌子，为了个人的尊嚴，他發起脾气來，臉孔因为喝了甜酒和自尊心的关系变得緋紅。这一回他也用充血的小眼睛瞪着那个冒犯他的老人。他們兩個——德國人和他的对手——好像彼此用眼光的吸力在互相角斗，等着看誰先丟臉，誰先把眼睛垂下來。棍子的敲击声和亞当·伊凡涅契那种尷尬的处境引起所有顧客的注意。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帶着嚴重而靜默的好奇心，望着這兩位对手。这情形变得很滑稽，可是小个子紅臉孔先生那双挑衅的眼睛里的吸力是完全白費了。那老人依旧筆直地盯住暴怒的休尔茲，完全不觉得他是大家好奇心的目标；他泰然不动，彷彿他不是在地面上，而是在月亮里似的。最后，亞当·伊凡涅契实在按捺不住了，他發作起來。

“你幹么老是这样盯住我呀？”他用德國話叫，帶着一種尖利而刺人的声音和一種恫嚇的神氣。

可是他的对手却依旧一声不响，似乎不懂得甚至沒有听見他的問題。亞当·伊凡涅契决心用俄國話向他說一遍。

“我問你，你老朝我这样盯着幹什麼呀？”他加倍忿怒地

叫，“老子是皇宮里有名的，而你是誰也不知道啊！”他補了一句，從椅子上跳起來。

可是那老人却絲毫沒有動一動。那些德國人中間發出一陣喃喃的憤怒聲音。繆勒給這吵鬧驚動了，走進屋子裏來。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之後，他以為那老人是個聾子，於是俯到他耳朵旁邊去。

“休爾茲先生請你不要老盯著他。”他尽可能大聲說，注意地望著這個莫名其妙的客人。

老人機械地望望繆勒，他那依舊是那麼呆板的臉上，顯出一種紛擾的思念，一種不安的激動的痕跡。他慌亂起來，彎下身體，一壁嘆息和喘氣，一壁抓着他的帽子，跟手杖一起抓起來，他從椅子上站起，帶着一個叫化子被人從坐錯的座位上趕出來那種可憐的微笑，預備走出屋子去。在這個可憐的龍鍾老人的卑遜和馴順的慌張中間，有那麼多激起人們的同情和那樣絞壓人們的心的東西，使所有在座的人，從亞當·伊凡涅契起，都立刻改變了對這件事情的看法。這很顯然，那老人不但可能侮辱別人，而且了解他會像叫化子一樣被人從任何地方趕出去的。

繆勒是個好心腸而富於同情心的人。

“不，不，”他鼓勵地拍拍那老人的肩膀說，“依舊坐著吧，休爾茲先生只是請你不要老盯著他一個人。他是皇宮里有名望的人哪。”

但是那可憐的老人這個也不理解；他比剛才更驚惶了。他彎下身去拾起一條手帕，那是一條破舊的藍手帕，從帽子里掉出來的，接着又喚他那條狗，那狗一動不動地躺在地板上，把鼻子拱在腳爪上，好像睡得很熟似的。

“亞助爾加，亞助爾加，”他用一種上年紀的顫抖聲音喃喃

地叫。“亞助尔加！”

亞助尔加沒有動。

“亞助尔加，亞助尔加，”那老人着急地連声叫，用手杖推推那狗。可是那狗依旧是老样子。

手杖从他手里掉了下去。他弯下身，跪下去，双手抱起亞助尔加的头，那可憐的狗死了。牠就是那样不知不觉地在牠主人脚下，因为年紀太老或許也因为太餓而死掉了。老人朝着狗望了半晌，彷彿吃驚了，又彷彿不明白亞助尔加已經死了似的；接着向他这个老僕人兼老朋友慢慢地俯下身去，把他蒼白的面頰貼着那狗的死臉。一分鐘沉寂地过去了。我們都感动了。末了，那可憐的老人站了起來。他臉色異常蒼白，像害了热病似的浑身發起抖來。

“你可以把牠剥子一番。”富於同情的繆勒說，急於要想出办法來安慰他（他說“剥子”，意思就是說“剥制”）^①，“你可以好好地剥子牠，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尔剥子得頂括括的；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尔是剥子野獸的老手。”繆勒重復地說，从地下拾起手杖，交給老人。

“是啊，我剥子得很好，”克魯格尔謙遜地說，走到前面來。

他是一个瘦長的善良的德國人，長着蓬亂的紅頭髮，鈎鼻子上架着一付眼鏡。

“費沃多·卡立契·克魯格尔做各种剥子品是極有天才的，”繆勒又补了一句，對於自己出的这个主意更加热心起來。

“是啊，我对做各种剥子品是極有天才的，”克魯格尔又重

① 剥制是把獸皮剥下來，塞進別的东西，做成标本。这里說成“剥子”是表示德國人說俄語發音不正確。

复一遍，“而且我替你剥子这条狗，不要你一个钱。”他带着过度慷慨的自我牺牲的神气，再补上一句。

“不，你剥子牠，我来出钱！”亚当·伊凡涅契·休尔兹狂乱地喊，脸色比刚才红了两倍，这一次轮到他的慷慨得热情横溢了，天真地认为他自己是这件不幸的起因。

那老人听着这些话，显然一点也不理解，他依旧和刚才一样混身发抖。

“等一等！喝杯上等白兰地吧！”繆勒看见这位难以理解的客人竭力想走出去，大声地叫起来。

他们把白兰地拿来给他。那老人机械地拿起杯子来，可是他的手在发抖，还没有举到嘴唇边，就潑了半杯，一滴也不曾喝，仍旧放回盘子里。接着，他浮出一丝奇怪的、完全不适当的微笑，踏着迅速的颠簸的步子走出铺子去，把亚助尔加遗棄在地板上。每个人都驚愕得呆住了；有人在驚呼。

“Schwernoth! Was für eine Geschichte?”^① 那些德国人睜圆眼睛，面面相觑地说。

但是我却冲出去追赶那老人。离开铺子几步路，穿过右首一座門道，有条黑暗而狭窄的巷子夾在一些大房子中間。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告訴我，那老人一定是轉到那巷子里去了。这兒右首第二家房子正在建造，圍着一些脚手架。那座房子的籬笆似乎伸到巷子的中心，鋪着一些木板讓行人繞着籬笆走过去。我就在那由房子和籬笆構成的一个黑暗角落里找到了那老人。他坐在木板人行道的边沿上，兩只手支着头，肘子擱在膝盖上。我在他旁边坐了下来。

^① 德文：“碰到鬼！这是怎么回事呀！”

“听我说，”我说，不知道该怎么开头，“别替亚助尔加伤心吧。跟我来，我送你回家去。别难过了。我马上替你去叫辆车来。你住在那里呀？”

老人没有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巷子里没有一个过路人。忽然，他抓住了我的胳膊。

“气闷啊！”他用一种粗哑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气闷啊！”

“让我们到你家里去吧，”我叫着站起来，强迫地拉他起来。“你去喝些茶，上床睡吧……我去喊车子。我替你去找一个医生……我认得一个医生……”

我不知道还向他说了些什么，他想挣扎起来，但是又倒在地上，又用同样粗哑的、窒息的声音喃喃地说起来，我俯下去更靠紧他一点，听着他说。

“在华西里耶夫岛，”老人喘着气说，“六道街。六道……街……”

他不响了。

“你住在华西里耶夫岛吗？那你走错了路了。那是往左走，你却走到右边来。我马上带你去吧……”

老人没有动。我拉起他的手，手像死了一样滑落下去。我瞧瞧他的脸孔，摸摸他——他死了。

我觉得一切都彷彿在梦里一样。

这意外的事件引起我许多麻烦，在这当儿，我的热度倒自然而然地退了。那老人的住处找到了。不过，他并不住在华西里耶夫岛，就住在离开他死的地方不多几步路，在鲁克金大楼，紧靠着屋顶的第五层上面。他住着一个独进独出的楼面，有一个小门道和一间宽大而低矮的房间，房间里开了三道裂孔算是窗户。他生

活很清苦。他的家具只有一張桌子，兩張椅子，一只很旧很旧的沙發，硬得和石头一样，里面的毛从四面八方戳出來；甚至这些东西也都是房东的。火爐顯然很久沒有燒了，房間里也找不到一支蠟燭。我現在真地認為，那老人到繆勒的舖子里去，不過是想找个有亮的地方坐坐，取点煖罢了。桌子上放着一只空的有把的陶器杯子，旁边有一片陈麵包。連一个小錢都沒有找到。甚至要找件給他埋葬用的替換襯衣都沒有；还是由旁人捐出一件自己的襯衫來作这用場。顯然，他决不可能像这样孤独地生活的，不消說不时会有什么人來看望他。他們在他抽屜里找到了他的护照。死者是个俄國人，却是在外國出生的，他的姓名是吉里美·斯密司，是个机器工程师，七十八歲。桌子上放着兩本書，一本是簡明的地理，一本是“新約”的俄譯本，書的空白处都有鉛筆做的記号和手指甲刻划的痕跡。这些書我拿去了。查問过房东跟其他房客，——他們差不多都不知道他的情形。这大樓里有許多房客，大都是做手藝的或者做二房东帶包飯兼招呼的德國女人。这大樓的管理人是个上流人物，也說不出關於这个前房客的什么事情，只知道这房間是租六个盧布一个月，死者在这兒住了四个月，但是后來两个月連一文房錢也不曾付过，所以他要赶他出屋呢。又問是不是有什么人常來看他，但是誰也作不出一个令人滿意的答复。这是一所很大的房子，到这只“諾亞方舟”^①來的人多，誰也無法記得清楚。那个看門人，在这大樓里服务了五年。也許他可以說出一些什麼，偏偏他在兩個禮拜以前回到故鄉去了，留下一個姪兒來代理他，那姪兒是个年青小伙子，倒有一半

① “諾亞方舟”見“創世紀”，古代洪水時諾亞所乘的大船。此處用以譬喻這人多而雜亂的大樓。——英譯者註。

房客還不會見過面哩。我現在記不清楚當時的詢問是怎樣結束的，但是那老人終於埋葬了。在這些日子裡，我雖然有許多事情要照管，可也到過華西里耶夫島，到六道街去過，到了那邊，我自己又好笑起來。除了普通的一排一排房子以外，我在六道街又能看到一些什麼呢？但是我卻奇怪，那老人在臨死時為什麼要說六道街和華西里耶夫島呢？難道他是精神錯亂嗎？

我看看斯密司留下來的房間，很喜歡它。我就把它租了下來。主要是因為它寬大，雖然極其低矮，甚至起初我以為那天天花板會碰我的腦袋的。但是不久也就習慣了。只花六個盧布一個月，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房子了。尤其它是獨進獨出的很誘惑我。此外我所要做的，就是找個服侍的人，因為我不能沒有一個用人。那看門人答應每天來一次，做些絕對必要的事情。誰知道呢，我想，也許會有什麼人來探詢這個老人吧！可是他死去五天了，還不會有一個人來過。

第二章

那時候，正是一年以前，我還在幾家報館的編輯部裡工作，寫作品，而且我堅信有一天我會寫出一些大部頭的好作品來。那時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但是我到這裡住進醫院以後，這寫作就完全結束了，而且我相信我不久就要死了。既然我快要死了，那麼為什麼，人家也許會這樣問吧，還要寫這些回憶呢？

我却忍不住要不斷地回想我一生中這痛苦的最後一年。我要把它們全部寫出來，而且要是我不是從事寫作職業的話，我相信我早就痛苦死了。過去的這一切印象有時刺激我到了痛苦和煩悶